

人间物语

片羽

## 绿竹猗猗

| 孙明文 |

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

多年以后，当老师在课堂上领读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的“竹石诗”时，我回忆起小时候屋后那片青翠的竹林。

那时的家是爷爷在上世纪60年代建造的三间平房，枕河而居，青砖小瓦，屋顶有椽梁，墙壁有立柱，当时算是豪宅了。但我印象最深的，却是屋后那片竹林，因为它是我儿时的乐园。

春天，几场春雨、几声春雷以后，清晨走进竹林，不经意中，你会发现，尖尖的竹笋从湿漉漉、软松松的地里破土而出，开始是零星几个，三三两两，几天以后，你会惊奇地发现，一夜之间冒出来很多，像一个个竖立的小宝塔。竹笋尖尖细细的，穿着鹅黄色或棕褐色的外衣，外衣上有着细细的须毛。竹笋有长有短，有的已经长成一根细细嫩嫩的竹子，弯弯地偎依在旧竹的身旁，一阵风吹来，摇摇晃晃，像个顽皮的孩子。

夏天的竹林更是热闹。每到夏天，新旧竹子聚在一起，郁郁葱葱，密密匝匝，成了鸟儿们的乐园。当大地刚从薄明的晨曦中苏醒，竹林里各种鸟儿便欢快地叫了起来，最多的是麻雀，还有比麻雀小的、有着灰黄羽毛的“黄腰柳莺”。它们灵活轻捷的身子在竹林里欢快地蹦蹦跳跳，时而聚拢，时而散开，乐此不疲。竹林里有种叫“麦明子”的果子，在无聊的午后，进入竹林偷偷摘来几颗放入嘴里，无比甜蜜。同村的几个小伙伴常常在竹林里玩耍，或爬上竹子掏鸟窝，或用竹枝编成草帽扮成“侦察兵”，或折根竹竿玩起“拼刺刀”，嬉闹声在竹林里飘荡。

秋天，有些竹叶渐渐枯黄，一阵秋风吹来，部分竹叶慢慢飘落，竹林里便铺上了厚厚的竹叶，竹林慢慢安静下来，鸟儿们也稀少起来，各种平时在竹林里鸣叫的昆虫已进入巢穴准备冬眠。

最安静的是冬天，尤其是下了雪，夜半只能听到北风呼呼刮过竹林的声音，还有大雪压断竹枝的声音，那时的我常常躲在被窝里，不敢出声。

儿时的经历会在记忆中打下烙印，于是成年后，爱竹成了我的习惯，爱竹的幽静、竹的清秀、竹的坚韧、竹的唯实。

有竹的地方是幽静的。几年前，和朋友徒步到江浙交界的宜兴“一线天”，漫山遍野，翠竹青青。高高的毛竹，耸入云霄，凤尾森森，龙吟细细，纵是酷暑，当进入林间，也感丝丝凉意。爬到半山腰，外界的喧嚣已经远离，耳边只有泉水击石，潺潺作响，鸟儿相鸣，嘤嘤成韵。独坐在林间石凳上，身心浸淫在漫天的翠绿里。仰头，天空只剩下小小的一圈清白，几缕阳光从高高的竹梢洒落，透过密密的枝叶，投下一地斑驳，竹影或浓或淡，如一幅天然水墨。一阵凉风吹来，万竿摇动，碧波起伏，伴随竹叶纷纷飘落，飞舞，最后静静躺在竹林间，发出阵阵沙沙声，如泼墨，如细语，丝丝缕缕，洗耳沁脾。

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，江南一带有栽种竹子的喜好。无论高堂华屋，还是茅舍陋室，于前庭后院，占墙角天井，倚曲槛清池，种上修竹，或一片，或几簇，或数枝。于是，就有了绿透窗纱、帘卷疏影的柔美，就有了晨霜栖叶、暮雨滴翠的秀美，就有了傲雪凌霜、临风而立的俊美。

古代文人墨客历来就有一种“竹”的情结，对画竹写竹如痴如醉。元代书法家赵孟頫在《修竹赋》中写道“猗猗修竹，不卉不蔓，非草非木。操挺特以高世，姿潇洒以拔俗”；最爱元四家之一太湖画派倪瓒的《竹枝图》，新竹一枝，淡墨绘就，寥寥数笔，墨竹新梢纤纤、枝叶片片，抑仰摇曳、瘦劲婀娜，其清其秀，逸气横生。

郑板桥的题画诗堪称一绝，以诗说画，以画衬诗，尤其是《竹石图》及其题画诗，把竹之坚韧，刻画得淋漓尽致。冬天来临，唯有修竹，傲霜凌雪，哪怕被狂风吹得万竿倾斜，被大雪压得弯成弓腰，等风停雨歇，积雪消融，竹竿依然挺拔，竹叶依然青翠。记得儿时，在竹林里肆意玩耍奔跑，不幸绊倒滚入河中，正当仓皇恐惧之时，本能地抓住沿河一枝修竹，修竹弯弯，以其韧劲的竹节，挡住了即将跌落河中的我，竹之坚韧，使我化险为夷。

前段时间，在一个特色小镇游玩，不禁驻足于一家名叫“竹风禅韵”的店铺，店铺货台货架陈列着各式竹器，有竹扇子、竹酒勺、竹饭碗、竹簋、竹篮，不一而足。更惊奇于一卷卷刻有兰亭序、三字经、心经的竹筒，遥想中国的历史文字因有竹的记载而得以流传，是多么神奇。其实，以前很多物件、农具，都是竹子做的。儿时村子里不时会有“竹匠”到来，只见他到竹林砍下几根竹子，锋利的“竹刀”把竹子削成一条条又薄又窄的竹篾，竹子外皮称“篾青”，内里称“篾黄”，竹篾飞舞间，一个竹篮就编成了，还可编竹帘竹席，做竹椅竹凳。民间艺人还用竹子做乐器，如竹笛、竹箫、竹笙等，吹出的曲调清脆婉转，空灵悠远。至于竹笋当作“菜中珍品”，其鲜美想必大家都有品尝。难怪菜国府的公子哥宝玉，在大病一场后，忽见有一碗火腿鲜笋汤，馋得赶紧喝起来，不禁烫痛了嘴，心疼得老太太掉眼泪。

无论魏晋时“竹林七贤”在竹林里吹箫纵歌的飘逸风度，还是明代王阳明在创造伟大心学前静坐七天“格竹”的执着境界，都给本来幽静、清秀、坚韧、唯实的竹子又平添了几分睿智，几分高洁。

一日，又梦见儿时的竹林，而自己变成了其中一支猗猗绿竹，在月色中影动涟漪，在微风中摇曳婀娜，在霜雪中巍然挺立，静极，秀极，韧极。

## 吃饭

| 张璐瑶文 |

宜兴人最实在，见面的问候语常常是这样的：“吃饭了么？”“吃了，你吃了么？没吃到我家吃一口吧。”宜兴人哄孩子的童谣是这样的：“斗斗虫虫飞，飞到姥姥家吃炒米……”江南宜兴是鱼米之乡，每位外婆家里的米饭都很香。

我的童年色彩很斑斓，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时，也常沐浴在乡村的自然风光里。或许因为年幼，乡村里的辛苦农活在我眼里是一场诗意。一粒小小的稻子从发芽到绿油油，再到金灿灿，再到一碗晶莹剔透的米饭，这虽是所有生命沿袭的轨迹，但米饭却散发着温暖的光泽，给我庇荫，给我愉悦，营养着我的肉身和灵魂。

初夏里，外婆把“香粳米”谷种放进塑料桶里，喷洒上水，盖上薄毯子。焐了些日子后，掀开来，扑面而来谷子的香甜味，仔细看，谷子上全长满了洁白的细芽芽。外婆将好看的稻种均匀撒到一洼平整得像镜面的水田上，用木板轻轻地拍紧，黑油油、水亮亮的泥土配上星星点点的白芽种子，煞是好看。假以时日，青青秧苗整整齐齐地平铺在水田上，比城里的草坪更动人心弦。

“漠漠水田飞白鹭”。外婆起个大早，将挨挨挤挤的秧苗拔起，束成一把把的，抛进蓄满水的大水田里，然后卷起裤腿和外公站一起，开始插秧。清水晃荡的田里，插好的秧苗一行行，一列列，像接受检阅的士兵，纵横齐整，稀疏得宜。

夕阳的余光照亮着外婆家门前的水泥场地，四周泛滥着稻谷苗的青涩味，偶尔有几只“灰田鸡”好奇地从水稻田里跳跃上来，稍做停留又返回水稻田里，水泥地上留下小小的水斑点，那是它在告诉我，要珍惜粮食，它去捉虫子。我拨开稻苗寻找它，向它喊话，它不理，我用一根线，串条肉勾引它出来。

深秋里，稻谷成熟，开始收割。外婆拿了镰刀先将稻谷沿根割倒，一排排束成捆，再束成一捆捆，再一批批肩挑到家门口的场院上，打开脱粒机。机器飞快地旋转，随着轰鸣声，一粒粒金子样的稻谷子欢快地离开稻秆子，跃进稻谷堆里。要是天气好，一两个太阳就能把稻谷晒得干燥喷香。晒稻谷的时候，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在铺满稻子的金毯子上雀跃，各人手里持了一根长竹竿，看住鸡鸭，管住猫狗。

外公用两个轮子的板车，拖着晒干的几袋子稻谷去碾米厂。我坐在稻谷袋子上，沿路歌唱，唱的歌我忘了，反正都是些高兴的曲子。还没走近，就是震天的机器声。走进里面，粉尘扑面，香气扑面，屋子的昏昏晃晃满是糠屑。师傅头上戴着防尘帽子，身上也满是灰白。外公用力对着他喊话，喜滋滋地给排队等着碾米的人挨个递烟。白花花的米像碎银小瀑布一样流进米袋里，弥漫着淡淡的“萑苕清香”。

缕缕炊烟袅袅地从烟囱中冒出，空气中弥漫着稻草焚烧后的特殊味道，很快米饭锅巴的焦香味盖过来，肚子一阵“咕噜噜”，饿！红红的灶火，熏得厨房十分暖和，在灶台上忙活的外婆，腰系着青围裙，挥动着大的铜锅铲在铁锅里炒来炒去，发出“嚓嚓嚓”急促的响声。

堂屋里，昏黄的白炽灯下，被擦得干干净净的八仙桌，一碗碗白白胖胖的大米饭已经上桌，我跪在长长的木条板凳上，顾不得招呼坐一桌的长辈们，伸手抢了一碗狼吞虎咽。外婆说，吃饭的时候，要用左手把紧饭碗，那样就一辈子都不会丢了工作上的“饭碗头”。

午后，阳光照进门堂，烘烤着我和小伙伴的脸蛋，玩“办家家”的我们玩累了，躺在门前大树下的石条板凳上睡着。醒来的时候，总觉得无趣，原来是又饿了。外婆说，“细佬”正长身体呢，跨条沟就饿了，我给你做碗“油炒饭”吧。外婆还说“光棍条子油炒饭”，意思是说，“油炒饭”做起来方便快捷，而且还扛饿。不一会儿，一碗黄白相间的油炒饭放在了我的面前。

吃稻谷和青草长大的农家鸡生的蛋，蛋黄浓得像加了色素般，和在晶亮亮的饭粒中间，煞是好看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嘴里包着口水，只好咽下。

儿时，总盼望着放假回到外婆家，面对满桌子的好菜无动于衷，迅速用筷子扒拉着那甜甜的、韧韧的米粒往嘴里送，满满的一碗下肚，不过瘾，铲一块焦黄的锅巴，像在三明治上抹奶油一样，抹上些雪里蕻腌菜，折叠对合夹紧，然后一口咬下去，那个味道，我不说，你懂的。

时光如梭，外婆已年老，再不能种田，而我也常常提不起食欲，渐渐的，只吃菜、不吃米饭成了常事。前两年，外婆从我尚不知“好坏话”的稚女口中得知我经常不吃米饭的事，打电话给我，说如今种田已基本机械化，姨妈姨夫从无锡回乡种了几亩稻子，外公外婆吃的米，他们俩承包了。

走，快去外婆家吃香米饭。



秋高气爽

插画  
笑阳